

浅谈外来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吕霞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贵州·贵阳 550025)

摘要 佛教自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被中国宗教思想界吸收创造。在汉唐时期,经济强盛,丝绸之路开辟,中外文化交流的良好局面的形成,佛教得到多数帝王统治者的信奉与提倡,也切合老百姓的精神需要与信仰,也为中国古代文人们所吸收、借鉴、运用。对文学产生了广泛影响。

关键词 外来佛教文化 中国古代文学 影响

国家或民族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交流,断绝与外来文化的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我国古代文化正是在不断博采外域文化中走向雄浑壮大的。五千年博采众长而形成的深厚的中国文化固然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而祖先们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也是我们今天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比较完整地反是非曲直了文化交流的全过程,中国对于外来佛教的吸也堪称我国以我为主,取外来之菁英,创造本土文化的典范。本文以汉唐时期对佛教文化的吸收为例,探讨外来佛教对古代文学的影响。

一、佛教的传入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为古老的,它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宗教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级的产物,它本身就是人类文化活动的结果,与各种文化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

西汉末年,我国以恢弘的气魄敞开国门。容纳外来佛教,它随着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商队缓缓地踏上了古老的中国大地,西汉时期的中国虽已具有当时来说相当发达的经济文化,但先秦时期延续下来的哲学思想抵制了宗教的发展。从宗教思想看,我国古代没有出现定型的宗教,在当时像佛教这样组织程序十分完整的宗教,中国还没有过,它提出的许多宗教观念,宗教理论都是新的,再加上当时中国统治者的残暴统治,人民苦难愈来愈深重,多次反抗遭到失败。希望无处寄托,这时禅宗向他们宣传一切皆空,鼓吹消极厌世,忍辱勿争。当然就被人民群众接受,压倒其他宗派,从而被中国文化所吸收,从而创造出新文化。

二、翻译、传奇、变文的影响

随着佛教的传入,佛经在我国被译成汉文及晋朝以后译文的丰富,数千卷佛教经典中一部分本身就成为了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如《法华经》、《维摩诘经》历来为文人所喜爱,有时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和欣赏。可以说佛经本身的翻译,就是我国翻译文学产生的标志,而六朝时代,一般文人吸收了佛教中谈鬼说神的寓言故事及中国古代流行着的神仙传说,开始写作鬼神和怪物的故事,这就产生了我国文学上的新文体——鬼神志怪故事。如《拾遗记》、《搜神记》等,到了唐代其内容的社会内容。在结构、语言、情节描写和人物塑造方面都有新的发展。于是到唐代中后期,这种志怪小说发展为“传奇小说”。如《南柯太守传》、《长恨歌传》等。唐宋人的传奇小说常说因果报应,入冥转世。南柯黄粱、幻化谈奇,这些多不是中国人固有的思想。掺杂着不少从印度传入的佛教观念,因此文学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调。除此之外,唐代文学中受印度影响的还有“变文”,它来源于随佛教一起传入的梵呗唱导,将佛经故事改编成散文、韵文结合的讲唱形式,大多是演唱佛经故事。其内容有些亦取材于佛经,如《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等。唐后期俗讲盛极一时,变文的内容有的突破了佛经故事,出现了讲唱俗人的作品,如《伍子胥变文》、《秋胡变文》等。此后的中国评话、评书、戏曲、通俗文学等都深受影响。

三、小说、文学理论的影响

中国的小说经历了先唐笔记小说,唐代传奇小说,和宋元话本小说三个发展阶段后,在清初至乾隆末年,

中国古典小说达到极盛时期,小说的形式内容更加丰富,文笔流畅、语言生动、情节曲折有致,人物形象刻画入微,这都来源于佛教故事完整、生动的描写,君权神授思想的影响。这时期成就最高最典型的是《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作品的出现。此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量说,境界说和妙语,神韵说也有一定影响。“境界”是一个佛教名词。如“了知境界、如幻如梦”、“我弃内证智,忘觉非境界”。唐代王维提出诗有物境、情境、心境说,清代王国维则进一步提出境界说。王氏认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尽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其中妙语说与佛教思想渊源最深。明代胡应麟说:“禅则一悟之后,万法皆空,棒唱怒呵,无非至理;诗则一悟之后,万像冥会,呻吟咳唾,动触天真”。中国对外来佛教的吸收、改造,外来佛教就这样纳入了中国的古代文学。

四、诗歌的影响

佛教与诗的渊源也很深,佛教的传入不仅使魏晋的玄言诗死灰复燃,还为诗歌创作丰富了新内容,提供了新的境界,而且随着佛学的盛行,许多诗人涉足佛教,结交名僧、自许询、王羲之与名僧支遁交游开诗人与名僧交游之先声,白居易与鸟巢禅师、苏轼与佛印禅师等的交游都为中国诗坛留下了许多佳话,而历代诗人中崇佛最甚者当推王维。他早年就信仰佛教,曾“十年座下,俯伏受教”于道光法师,并与慧能的嫡传弟子神会有直接的交往,连他的名号都取自佛教史上的维摩诘居士,取号“摩诘”二字。而到了晚年,他更是“长斋奉佛,焚香独坐,以禅诵为务”。这也使他的诗常常深含佛理禅趣,含蓄隽永,神韵超然。如他的《终南别业》中的:“行到水穷处,生看云起时”,《过香积寺》中的:“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等都是勃字入禅之作,是以禅喻诗的代表作。他或写田园山水,或写花鸟树木。或吟闲适,或吟渔钓,实际上所表现的是一个圆满自在、和谐空灵的“真如”境界。他既写山水景物,又不局限于山水景物,而把自己所感受的禅境,所领悟之禅意。与清秀灵异的山水景物融合在一起,没有直接言佛谈禅,但在言表意外却寓有佛理禅意。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非有妙语,难以领

略”。而以“吴越名僧与余善者十九”而自诩的苏东坡,其《琴诗》则引《楞严经》“譬如琴瑟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的经语佛意。引佛理、禅意入诗中,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则是唐宋诗坛上出现的“以禅入诗”的代表。历代名僧也多有佳作,史称其为“诗僧”,其作品更是独具情趣。如王梵志的《吾富有钱时》,寒山的《杳杳寒山道》等。他们的诗平实质朴,自然洒脱,既无华丽精彩的警句,也少艺术描绘,似乎平平淡淡,语不惊人,实际上多指事直说,浅切形象,言近旨远,发人深省。这种诗风对后来的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等诗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五代时据说是弥勒佛化身的布袋和尚,有首既通俗浅近,又深蕴禅理的好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溢,退步原来是向前”。此诗描写农夫插秧的情景,但其“低头见天”、“心地清净”、“退步向前”则深含佛理禅机。且不说“心地清净”是佛家语言,其低头见天,实谓应该低头看世界,反观看自己。至于“退步向前”,同归于尽晚含有佛家忍辱为止,慈悲为怀,“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意思。此外,唐代的几位大诗人也多涉足佛教。一代诗仙李白虽以耽道著名,但也传有“冥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之句,杜甫虽崇儒,却也有“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之咏。白居易虽佛道兼修也最终皈依佛教,以“香山居士”自许。正如他在《赠杓查》诗中所说:“早年以身代,查赴《逍遥篇》,近岁将心地,回向南宗禅”。

可见,诗与禅的关系,正如元好问在《赠嵩山隼侍者学诗》中所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也就是说,诗的形式使得禅客谈禅不但花样繁多,而且文采飞扬;而禅的方法则使诗别开生面,另有一番境界。

参考文献:

- [1]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2]李清凌主编.中国文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 [3]黎邦正主编.中国古代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 [4]王炯华,盛瑞裕,李思孟编.中国传统文化十二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
- [5]房列曙,木华主编.中国文化史纲.科学出版社.2001.
- [6]赖永海.佛道诗禅——中国佛教文化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

